



群众演唱剧本

北京宝文堂书店编

三个铜春员

小歌舞剧

张永枚作

內 容 說 明

新入伍的战士王小栓，被分配作飼養員，他和付連長一道去割草。王小栓和他的表妹春妹子正在講戀愛，他怕春妹子聽不起當“馬夫”的，見面時不敢直言相告，要她猜他干的工作。春妹子聰明伶俐，用話套出了王小栓的錯誤思想，並勇敢地表示，自己也在公社里當飼養員。付連長從中幫助，並且講了他自己作飼養員的故事。王小栓滿面羞愧，認識到他和春妹子都在同一個光榮的工作崗位上，為祖國服務。

劇本寫得短小精悍，生動活潑，很有趣味，人物只有三個，適合業余劇團演唱。

三 個 飼 養 員

★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4 號

北京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號：10070·381 字數 12,000 開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 $\frac{5}{8}$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7）0.11 元

人 物：王小栓——部队饲养员。

春妹子——人民公社饲养员，王小栓的表妹。

陳 昆——付连长。

时 間：星期日。

地 点：野外。

幕 启：付连长和王小栓割草上。

付连长 (同唱) 春风吹，
王小栓 野花点头笑，

太阳照，

鸟儿叫得好。

野地里四处是青草，

又嫩又肥长得高。

为战马，不怕辛劳，

星期天挥动割草刀，

给战马带回青饲料，

让战马欢欢喜喜吃个饱。

割呀，割呀，

割呀吆割青草。

王小栓 (止步) 村庄？

付连长 哎，小栓同志，怎么不走了？

王小栓 付連长，你到村边去割，我到河那边去割，好嗎？

付連长 你这个饲养員，想要单干？

王小栓 (为难地) 付連长，我，……

付連长 (有所悟) 呵？(旁白) 我听说他表妹春妹子就住在这村里。小伙子这几天总象有什么心事，对工作不大起劲，原来关键就在这儿。小栓同志，(唱)

这是什么村？

王小栓 (唱) 这儿是王家村。

付連长 (唱) 王家村里有你什么人？

王小栓 (唱) 有我——有我表妹一家人。

付連长 (唱) 村边青草深，

村里有亲人，

一来能割草，

二来可探菜，

为何你不愿往前行？……

王小栓 我……

付連长 已到了这儿了，还不順便去看看你大舅、二舅、表哥、表妹的呀！走吧！

王小栓 付連长，我是——

付連长 是什么——說呀！

王小栓 (无法掩饰) 付連长呀！(唱)

付連长說到我的为难处，

只好把心事告诉你。

記得參軍前，
表妹和我相遇見，
我說應征服兵役，
不開坦克就駕駛汽車。
當上個國防軍，
學一身好武藝，
說得春妹妹笑嘻嘻。
又誰知入伍一分配，
偏把我編到飼養班里，
雖說是革命工作都重要，
飼養員怎能和坦克手來相比。
“馬夫”的稱呼不好听，
还被別人瞧不起。
春妹要知道，
她准會斜着眼，指住鼻，
笑我沒出息。
來到兵營三個月，
從不敢走回村子里，
怕見親戚沒有臉皮。

付連長 呵，原來真是這麼回事呵！（唱）

小栓把心事對我提，
低下頭來想妙計。

呵，有了！

我得讓他進村去，

見見他的表親戚。
表妹態度好，
他會受教育，
表妹有問題，
我見機行事出主意。
要讓小栓安心服兵役，
干起活來沒有問題。

小栓！

前面的青草數第一，
你不割它太可惜，
青草好比俘虜兵，
你不抓它沒有理。

走吧！

王小栓 (唱)倘若碰上我的表親戚？

付連長 (唱)有我保駕沒關係。

王小栓 (唱)倘若問我干什么？

付連長 (唱)有我替你来保密。

王小栓 (唱)倘若遇上打破沙鍋問到底？

付連長 (唱)沙鍋打爛有我来補起。

王小栓 (边走边望)哎呀，不好了，說着說着人來了！

(往回跑。)

付連長 (笑)真的來了你的表親戚？哎，別跑！

付連長上前阻擋，王小栓瞅了個空子，直往前跑去。

付連長 站住！向後轉！齊步走！

王小栓走到付連长面前。

付連长 (风趣地) 呵!……我看你往哪儿跑?……小栓同志, 前面来的不过是——

王小栓 一个妇女。

付連长 你呢?

王小栓 一个飼养員。

付連长 一个飼养員, 也是一个战士!

王小栓 是, 是一个战士!

付連长 哈哈! 千軍万馬都吓不倒一个战士, 別說一个妇女——即使是你的表妹, 也不至于吓得当逃兵呀! 走! 跟我来, 握紧武器, 挺起胸膛, 前进!

王小栓 是!

二人前进。

王小栓 付連长, 人不見了!

付連长 草地可到了, 咱們就先割草吧。

二人割草。

春妹子割草上, 行走深草丛中。

春妹子 (唱) 春草一丈长,

随风摇摆,

为了牛儿壮,

割草不嫌忙。

适才間,

两个同志前面走,

那一个小伙子,

好像是表哥的模样。

我正要开口把他喊，

春草深，春草密，

只見草青青，

不見人儿在何方？

付連长 (听) 哎，有“情况”！

王小栓 (听见鳥叫) 准是只大秧鷄。

王小栓以石投击，石头落在春妹子面前。

春妹子 哎呀！是哪个不講理的扔石头打人呀？

王小栓 哎呀，不是秧鷄是个人！付連长，我打着人了！

(退在付連长后面。)

付連长 快去赔个礼道个歉吧。

王小栓 (只好上前) 对不起，大姐，誤会了！……

春妹子 誤会了！你这同志怎么扔石头打人呀？瞧，溅了我滿身泥！

王小栓不好意思地去揩泥，一看是春妹子，又把手縮回。

春妹子 (同时) 呵，是你呀！

王小栓 (旁白) 說曹操曹操就到，准是表亲戚会面了！

付連长 小栓！

春妹子 春妹！

王小栓 (唱) 曾記得去年中秋月团圆，

我俩在你家見過面。

当兵不过三个月，
你生龙活虎紅光滿面，
险些儿讓我認不出，
你就是三个月前的王小栓！

小栓，姨父他們好嗎？

王小栓 好。舅父他們好嗎？

春妹子 好。就是直生你的气，說你……

王小栓 說我沒出息！

春妹子 說你呀：“那个小栓呀，哼！当兵才不过几天，頂多也不过是个坦克手吧，連老亲戚也不放在眼里了。隔得这么近，就是不来一趟。依我的脾气，
嗯，……可要甩他两拐棍！”

付連长 (上前)甩他两拐棍？我可不依呀！

春妹子 这位同志是？

王小栓 是我們——

付連长 (急忙地)我是小栓同志的战友！我叫陈昆。

春妹子 你好！陈同志，請一道上我家去玩吧。走！

付連长 好，走吧。小栓同志，串門去。

王小栓 不，不，我們还要割草呢。

春妹子 你也割草？

王小栓 我也割草。

付連长 我也割草。

春妹子 咱們三个都是割草的呀！

付連长 真巧呀！走吧！

王小栓 不！把草割完了再……不，这是任务。

春妹子 那也好！

· 三人割草。

春妹子 (唱)看表哥，

手儿挥动割草刀，

雪白衣袖飘又飘，

动作快，手儿巧，

莫非他也是个饲养员，

出来割马料？

表哥，你割草干什么？

王小栓 干……不干什么，不干什么！

春妹子 不干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你呀，

嘿，准是给马割草，你在部队里是个喂马的吧？

王小栓 呵？我，谁说我是——

付连长 我是个喂马的。小栓同志是来给我帮忙的。

春妹子 呵！他不是，你是。

王小栓 唉，你怎么——

付连长 小栓同志。

春妹子 陈同志，你不象喂马的呀！

付连长 呵？

王小栓 他本来就不是嘛！

付连长 你也得替我保密呀！——你再看看。(作了个

牵马、赶马的架式。)

春妹子 象，象！准是个老马夫。是吧，小栓？

王小栓 嗯，嗯。

付連长 （想了想）你們俩表兄妹的，在这唠唠，我到那边去割草，一会儿，再到你們家串門。

春妹子 好。

王小栓 我也走了。

付連长 别走。你沉着大胆，有我在一边“警戒”着，必要时給你“支援”哩。（下。）

王小栓 （无可奈何地）唉——

春妹子 （生气，学王小栓）唉——

王小栓 （唱）弯腰割青草，

春妹子 （唱）草丛里飞起一对鳥；

王小栓 （唱）一只飞得低，

春妹子 （唱）一只飞得高；

飞得高的太自傲，

小心掉下来摔坏了！

王小栓 （唱）不是小鳥太自傲，

羽毛不好怕人笑。

春妹子 （同时地）小栓，我知道你瞧不起人，才生我的

王小栓 春妹，

气！（走）再見吧！（回头看。）

春妹子 哎，回来！小栓哥，你才瞧不起人呢，瞧你一身的傲气！

王小栓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嘛！

春妹子 頂多不过是个坦克手吧！

王小栓 誰說我是坦克手呀！

春妹子 怎么，你不是开坦克的？

王小栓 嗯！

春妹子 不是你自己參軍前給我說的嗎？你要戴上“橡皮帽”，穿上“高統靴”，腰里别个小盒子炮，往那一站，象个英雄，嘟嘟嘟！开起几万斤重的大坦克嗎？

王小栓 那呀，我是說着玩的。

春妹子 說来玩的？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王小栓 你猜吧！

春妹子 (想) 呵，我知道了！(唱)

一猜小栓哥，

定是当炮兵，

炮弹出膛象团火，

打得敌人丧了命。

王小栓 沒猜对。

春妹子 不对？我不信。

王小栓 哎——有一点点联系。

春妹子 和炮兵有一点点联系，……喔，对了，对了！

(唱) 二猜小栓哥，

准是开汽車，

汽車拉炮又送粮，

“笛，笛，笛”翻过那大山坡。

这回猜着了吧？

王小栓 哎？嗯……

春妹子 怪不得你这样神气呵！

王小栓 神气？我才不神气呢！我又不是汽车兵！

春妹子 呵？又不对！哪——（唱）

你是一个机枪手？

王小栓摇头。

春妹子 （唱）你是一个电话兵？

王小栓摇头。

春妹子 （唱）你是一个卫生员？

王小栓 不是，不是，都不是！

春妹子 哪——（唱）

部队的兵种都猜遍，

你到底是个什么兵？

干革命工作也得有个分工呀。我们公社里，有种地的，炼钢铁的，放鸡鸭的，喂鹅的，养猪的，还有——喂牛羊的，喂马的，喂小白兔的，……你究竟是干哪一行的吗？

王小栓 你早就猜到了嘛！

春妹子 早就猜到了，那为什么你直摇头？

王小栓 我跟你闹着玩的。

春妹子 又闹着玩的！早就猜到了。跟炮兵有点联系，…

喔，对了，对了，你是——

王小栓 我是——

春妹子 哈哈，你是——汽车兵！

王小栓 我——

春妹子 看你，还保密呢，我又不是外人。

王小栓 这，呵——对，对，这是軍、事、秘、密。

春妹子 軍事秘密！（点头，信以为真）好了，我知道就行了！（唱）

小栓哥当了汽車兵，

春妹我喜盈盈。

王小栓 （唱）春妹說我是汽車兵，

我有口难說清。

春妹子 （唱）刚才猜他是飼养員，

为何他不高兴？

王小栓 （唱）有心对她吐真情，

“馬夫”的称呼不好听！

春妹子 （唱）难道他瞧不起飼养員，

找几句话儿試試他的心。

小栓呀！

村东有个李二哥，

村西有个秀英女，

男的是个飼养員，

女的她开拖拉机，

两样工作比一比，

哪个高来哪个低？

王小栓 （唱）話里有話将我逼，

分明是将她比着秀英女，

将我比着李二哥，
难道說我的工作她已摸底？

春妹子呀，

何必故意来問我，
自古“馬夫”沒出息。

付連长暗上。

春妹子（唱）一句話好比一根針，

刺进我心里，
誰說“馬夫”沒出息，
我要問問你：

付連长（旁白）这姑娘态度很明确，我算放心了！

春妹子（唱）只說你当兵的觉悟高，

又誰知你把革命工作分高低，
別看你是个汽車兵，
春妹我可不稀奇，
养牛餵馬你看不上，
我更看不上你。

一把沙子洒上天，

你往东来我走西！

付連长（旁白）这下，“將軍”了！我得解围去！——

你們这对表亲戚，大吵大鬧，簡直象唱大戏呀！刚
一見面就吵架了。小栓同志，我可要批評你呵！

王小栓 我說的都是实話呀！

春妹子 是实話！哼！你瞧不起飼养員！

王小栓 你才呢！

春妹子 你才呢！

付連長 你說她，她說你，到底是誰瞧不起飼養員，把我給弄得糊糊塗塗的了。——呵，我就是个飼養員，你們都瞧不起我吧？

春妹子 陈同志呀！（唱）

种瓜說瓜甜，

种谷說米香。

你是部队的飼養員，

咱俩走的一条道。

王小栓 什么，你也是个飼養員？

付連長 对，女飼養員！

春妹子 （唱）公社里，餵黃牛，

耕田拉車不能少，

我爱牛儿象姊妹，

日夜照看，不怕劳苦。

餵得大黃牛，

月月都长膘，

拉車能拖一千斤，

耕地產量高。

社員們看見我的牛儿都贊好，

都說我工作很重要。

我是一个飼養員，

我和那拖拉機手的地位一般高。

社长发给我大奖章，
记者还来把相照。（生气地拿出一个小本子）
来来来，小栓子，
给你这瞧不起饲养员的看一看，
我自豪，我骄傲，一个……

付连长 嗨，奖章证明书。“奖给模范饲养员”。看看
呵，小栓同志！

王小栓 （伸手去拿）我……

春妹子 你想看我还不给你看呢，你这个汽车兵！（将本子放入怀中。）

付连长 怎么，是汽车兵？

王小栓 付连长同志，我可不是贼心……

春妹子 呵，你是付连长，你不是饲养员？

王小栓 他本来就是付连长嘛！

春妹子 你真是付连长，是军官！

付连长 怎么，不象吗？

春妹子 象，象！——可又象个饲养员！哎，那刚才你
为啥又说你是饲养员？

付连长 哈哈！现在我是付连长，可想当年我是个“马
夫”呀！

王小栓 付连长，你过去真干过“马夫”？

付连长 是呀！想当年，我骑的是一匹首长骑的铁青
马。首长常说：（向王小栓）“小鬼呀！大炮是好
呀，可战马的任务大炮可干不了呵！战马是一宝